

懷詩云睡須山鳥喚酒聽竹枝樹長陽道中云窮搜  
詩句熟老練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雲每逐晨光出  
紅鶴長隨暮靄還自南京和彭九江云梁臺歌吹餘  
衰草湓浦琵琶悵晚風公在汀州避謫罕作詩有云  
慈竹笋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此一聯道盡汀  
州景物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  
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  
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遠方

孫公談圃卷中

十三

照贖閣

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  
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  
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

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葉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

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

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為收採公言服之

數日已覺轉側甚輕信奇藥也余因曰本草載石菖

蒲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之所謂普醫師以菖陽引  
年欲進其稀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輕身退之所謂  
引年殆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而寒盛暑疑之以層  
冰暴之以烈日眾卉枯瘁方且鬱然叢茂是宜服之  
能輕身却老也若生下濕之地至暑則根虛至秋則  
葉萎與蒲柳同豈足比哉公頷之

孫公談圃卷中

十三

照贖閣

單三排開之八公與同舍三人營並不與坐土覆人  
則曾並營者亦同舍置而自門蘇曼大和而人  
其營直營者則類而營者為公與營者營人皆許其  
自是營者大伏其表云報張對之果大懸立主之也  
書對不嫌於對之文中對曰其後因中對則胡表  
已實其大對之商人類顯而去至限成其言對坐為  
其已盡其書對則坐降商人曰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孫公談圃卷中

孫公談圃卷下

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子非其人遂不復講

子瞻官鳳翔陳仲亮知府好黃白術府中有術僧甚異仲亮屢迫之輒逃匿不出子瞻乘間入寺排闥見僧

問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其法用黃金一兩硃砂一錢同燒之須臾化為紫金其價數倍子瞻因為仲亮言即呼僧至驗之果然仲亮因造金治

孫公談圃卷下

照曠閣

第未幾敗官而卒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夷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

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

孫公談圃卷下

二

照曠閣

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為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子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子因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蠅細侵唇蓮燭當時事壺頭此日

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汀者為誰子對圖經不載按唐史蘇

弁自戶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戶蔣防自翰林學士貶

刺史裴胃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又新自行軍司馬

貶刺史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崇二年何治

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捕

鞭笞之聲聞於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年

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氏因言吳

孫公談圖卷下

三

照曠閣

氏有女為崇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符

廟下一夕廟屋盡圯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祕

不傳世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笑

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

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

是何人即出為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

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令人家補壘

器青如其言家賞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則多

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英說少時見青監倉門時

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曰

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人

山林中有冤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衝替即

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父

遽焚於水濱即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不

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孫公談圖卷下

四

照曠閣

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為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恟恟

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蒼

頭白髮而已乎人有讒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公

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即以祕書少監領真祠

公言近常有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相

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兢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且

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近

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癡瘖侍人

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防  
竊弄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今按家集所載凡

稱臣寮上言卽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仁

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

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剔去

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

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

既絕食遂散去公爲寇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卽日輦

孫公談圃卷下

五

照曠開

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九因言

閩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天家亦然章郇公

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

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仕

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閒藍驚曰吾

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爲手中一道

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橫紋相侵則不

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慶觀公爲僉判任滿別之神翁無他

語但言做官時著緋後公入京授烏墩鎮至潤尋醫

六年授常山撫勾未至覃恩賜五品服遂入臺自海

陵至此五年方蒞事應神翁之說又王和甫乞字書

一諱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開寶試院火泰州舉人

赴試求字皆從火傍徐王病遣中使設齋求字中使

去得一蝕字蓋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蝕

是日忽索粥自是病愈莊公岳爲湖北漕得冥字未

幾卒和甫又嘗得三山字後提舉嵩山崇福宮公未

孫公談圃卷下

六

照曠開

貴時遣人求字得乙未上地四字後乙亥年責歸州

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監觀道士每歲見有一人至

觀引神翁於三清像後閉門終日而去疑受道之異

人也

許景山逃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旣除服往舊治將丐府

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爲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

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

一封狀甚謹况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廟

工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  
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爲司戶管內機宜文  
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卽深入  
其地反爲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  
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  
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  
忤其意卽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  
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  
術使士卒以鐵底爲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

孫公談圃卷下

七

照曠閣

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  
卽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親  
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卽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芸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勸  
君莫上望鄉臺神廟見詩責郴州稅椰多碧蓮根大  
如盤張嘗以墨印於詩藁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責歸州過  
之燕勞甚厚回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公言  
不曾到但妻母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夫上荆公

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子  
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手  
呼鹿鹿至則騎之人已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其  
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爲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  
甌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員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  
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病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遂愈

孫公談圃卷下

八

照曠閣

范岫善風鑿公爲中書舍人時岫曰凡坐絨毛要如半  
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衍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

吳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  
無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  
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  
紙內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  
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人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  
平淡難乃算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爲公言先夢已及第猶著白衣見主上被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爲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貌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卽被髮之應也

孫公談圃卷下

九

照曠閣

儂智高反時軍官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犯英廟御名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

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卽薰沐跌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爲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旣而撫其背曰惜此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昇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

孫公談圃卷下

十

照曠閣

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可固請鑿與親征卽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勅皆具天戈卽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馮亮善相入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卽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補遺

仁廟女竟國太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

之明日凌晨闔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已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

熙寧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眙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

孫公談圃卷下 補遺 十一 照曠閣

汀正三十載

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邨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卽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圖經卽此爲真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

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爲東鄰茹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掘汲取也

談圃首刻于臨汀州治野客叢書稱吳氏傳本尚多三條蓋猶是未刊之本也以後高沙諸刻俱仍臨汀之舊方今

四庫始據叢書增入茲末卷後補遺三條是也讀是編者庶不至與澠水燕談湘素記等同嘆無完帙云嘉慶甲子春三月虞陽張海鵬識於養真齋

孫公談圃卷下 補遺 十一 照曠閣

孫公談圃卷下 終



南不... 第五集

# 知不足齋叢書

高... 百五三十... 知不足齋叢書

## 古書流通處景印

主... 門... 之... 知不足齋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 第五集

清虛雜著 三種

問見近錄 一卷

甲中雜記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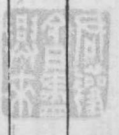
隨手雜錄 一卷

清虛雜著備闕 一卷

### 目錄 第五集

知不足齋叢書

... 四... 三... 二... 一... 知不足齋叢書





# 聞見近錄

聞見近錄

宋本重雕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爲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卽位席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輕己卽日命駕出師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讎下卽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賞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筓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於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

聞見近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卽位每歎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貫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

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  
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卽位之明日執政  
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  
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遜王師據  
幽州虜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子越者小羌也請  
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  
一幟由閒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

聞見近錄

二知不足齋叢書

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  
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畫御河爲界虜未嘗  
敢犯邊自爾日尋干戈至眞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  
兵御河蓋世宗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蓋鮮康定閒張文定知諫  
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  
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  
其不可富文忠曰眞諫臣也未幾中旨還其國封富  
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兪是富文

忠矣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文忠援富文忠  
例封還詞頭後遂爲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諭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  
又曰允良雖僭擬然變晝作夜諒無他心宗諤外示  
節儉疑其有心者後董婕妤因上元出遊有密祈董  
請立周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眞宗子在仁宗爲近屬  
也俄有詔立之禮官與中書議不決請于上上親書  
從政宗諤宗旦宗實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曰  
周王沒童孩無立後禮議遂寢宣宗且聞恐醉臥三

聞見近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日不與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爲皇  
子蓋本仁宗之意也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  
閉閣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  
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  
冒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閒啓廢立之議張文  
定得其說卽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  
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  
旣退上畱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

心羣論遂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遣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黃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意慘然榻上有紙一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有主名張公曰必穎王也盛言穎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領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辯再請書乃大書大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

聞見近錄

四知不足齋叢書

穎王為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卿可謂顧命矣

真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絲車旄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禁中仁宗皇帝生以簫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宮閣宮中號英宗為官家見宣仁為皇后女仁宗每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為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宮中每

以為戲豫王生英宗還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為夫人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

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而慈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察英宗起居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垂成語文潞公潞公為首相與富公議協密諭王文忠為詔草常懷之以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喪去位富文忠乃召韓忠獻為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圖其事富文忠尋亦憂去忠獻乃立英宗為皇子富文忠聞之不憚以

聞見近錄

五知不足齋叢書

謂事固定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復得其人也韓富由是構隙英宗即位時富文忠解喪為樞密使一日鎖院麻出乃立穎王制富文忠初不與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喪富文忠一不弔問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翌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第議之中書袖歸翌日再稟上曰與密院同議又翌日

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恐  
慄逡巡退立復問曾宣靖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陛  
下上曰朕懷此久矣顧未知卿等意耳探懷取紙一  
番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議乃定既退上歸宮顧左  
右曰我有交代矣宮人衆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及  
慈聖光獻同聽政一二貴璫閒言兩宮而兩宮終始  
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

韓忠獻當國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爲皇子詔  
王曰此事須面得旨中書以爲得體及對乃曰事出

開見近錄

六知不足齋叢書

陛下耶大臣耶今宮中有將臨月者姑俟之可乎上  
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王不夭矣立之以慰  
人心又曰爲誰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間濮王子  
也遂退草詔詔有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  
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  
而人無知者

熙寧中西賊圍羅迅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  
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

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  
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  
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衆謂非古遂寢  
熙寧中劉几等頗採用之教坊樂工某乙詣几上書  
以爲不可几以書聞付大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王  
朴樂爲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兩  
宮聲大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  
無二王樂之所諱時以爲狂編管畿縣未幾哲宗出

開見近錄

七知不足齋叢書

閔遂卽帝位  
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日  
食十數以爲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爲畜之一日  
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  
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問火起堂廡帑  
藏須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爲  
煙毳而去不復銅滓冀生尋自服砒霜爛腸而卒張  
目見之

張大夫幼子嗜鮮鱗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剝腸芼羹

羹沸剗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剗者視之則剗矣遂絕烹鮮

鞏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為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為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女堯封俊邁從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

聞見近錄

八知不足齋叢書

時文异倅南京子彥博彥若竝師明復明復遂薦堯封于文氏為門客張文之好始于此矣堯封就舉與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當往求舉資及還堯佐但與錢五百文後堯封舉進士第任石州推官卒其女入宮中為婕妤沈氏養女是為溫成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貴寵日盛時相乃為訪其族氏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時相因以白上除祠部員外郎府界提點尋繼遷擢遂自待制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即自刑部員

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在京百司遷三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羣牧景靈四使一日大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闕下貴妃親視供帳以待其夫人入謝衆論誼然時貝州王則叛仁宗北顧妃乃陰諭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可請行潞公既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羣論漸息曹氏後封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嘗知兵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問事宜于

聞見近錄

九知不足齋叢書

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為上策薦邢佐臣主其事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于南京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侍講楊旼卒李壽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斂幸經筵諸公賻之先公時為翰林侍讀學士既賻之且語李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曰楊旼死無以殮陛下幸矜恤仁宗頷之少選中使開賜黃金百兩

仍語中使曰楊暉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王  
某知仁宗之眷適臣如此

李柬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  
柬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  
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  
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名  
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疎

眞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  
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米飲酒以賜輔臣

聞見近錄

十知不足齋叢書

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笑曰  
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  
石板石人以爲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  
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  
復水害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  
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東  
西二橋左右皆潞澤也漁舠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  
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于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

河道三年而奏功凡潞積之地爲良田自是汴河夫  
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  
河竝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河  
身奔兌卽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  
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  
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  
此也

世宗開御河本爲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聞見近錄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冠者  
行酒其中裏如唐人之草裏但繫其脚于巾者酒行  
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于成人敢有請將冠  
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  
拜謝而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巾  
裏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帶尙謂之巾裏其由是矣此  
風廢亦百年矣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麴院後爲樞密副  
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

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卽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右左燃之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自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者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曰

聞見近錄

士知不足齋叢書

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霽

自眞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寶元中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于其國中自稱兀卒又乞五音爲六當時朝議旣以天下久太平未嘗議經武之策而石元孫劉平輩輒盛意言兵以賊爲可討獨吳春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兀卒而六音且奉正朔臣子之分如常可姑從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

定亦繼有請今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爲邊備俟其無厭則我有以待之也朝議非之元昊旣不得請再遣使乃稱閤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寶元慶歷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霈仁宗問張文定救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欣納之曰朕意也于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張元許州人也客于長葛閒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蛇轉而死血流數里又

聞見近錄

士知不足齋叢書

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笞之乃逃詣元昊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醉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廊延被圍元實在兵中于城外寺中題曰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吳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富文忠至和閒既懷立嗣之命宮教蔡抗陰伺英宗起居英宗之立爲皇子也恐懼遜避臥終日不起抗以利害動之卽起拜命及英宗卽位以抗故人也日思大用召自定州且有參知政事之除至闕下英宗上仙抗尋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德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爲官家行便

聞見近錄

古知不足齋叢書

當召還先公曰陛下卽位邊有警豈臣避難之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曰方此卽位視先朝舊人豈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中端明時知開封府至宮中救火已望見顏色如端明才望豈在人後欲召別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諭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謙損爲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玉食御樽日有所賚一日兒女婚嫁遣中使問其姓氏悉賜冠帔及行錫黃金百兩及至渭虜解圍去燧燧息會樞密

副使王疇薨英宗諭執政曰可除王某補之時相退而不荅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日王某命下卽邊人喜躍虜亦解去王某歸不知何人可代上曰豈使其終身守邊耶然竟爲執政所格英宗親遣李若愚諭此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

聞見近錄

古知不足齋叢書

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畱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畱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卽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畱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官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

一本云自宰臣而下悉簪花從歸然上未嘗簪也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它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

聞見近錄

十六知不足齋叢書

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曾身到鳳池來監門官即以詩進仁宗遣中使錫以酒餼問勞

李太后薨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呂文靖畱身

曰昨夕聞有宮嬪薨章獻皇后即引仁宗手起過屏後后復獨坐簾下曰相公欲開謀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為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遂遷于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閒言不入者文靖力也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發李太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羣疑悉亡

寇忠愍知永興軍于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

聞見近錄

十七知不足齋叢書

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先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駿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荅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慶歷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過李翰林造朝事遂喧言者論之時呂許公當國亦以太平無事而乃有此為說

仁宗意未解許公曰臣觀赴會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文公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仁宗朝禁中夜火執政趨詣東華門閉而不納徧詣諸門皆然王沂公語呂許公曰可斬關而入許公曰不可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周旋叩關至日高

聞見近錄

式知不足齋叢書

方啓東華門有旨百官皆步而入殿宇多灰燼上御升平樓垂簾呼班喝拜如常儀自沂公以下皆拜許公獨挺然而立上遣使問之許公曰昨夕官中災今日未面天顏臣不敢拜于是卷簾上臨軒陞許公卽再拜或問其然曰禁中火方擾攘復斬關而入不惟上益驚豈不防它變也垂簾之下未見天子萬一誤拜其將奈何

張文懿爲社洪令一道士詣邑熟視文懿不語久之頂開取瓢出藥十粒顧文懿曰可餌之文懿卽餌之道

士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卽吐道士浴之使再餌之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也明日詣之謂文懿曰欲爲神仙耶欲爲宰相耶文懿曰欲爲相耳道士咨歎久之畱一書封緘甚密且候作相老勅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畱書啓之乃彩選一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而去使人訪之卽臥店中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一

聞見近錄

式知不足齋叢書

囊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葬藥于三寶堂下是夕薨

張文定守蜀重九藥市拂晨驟雨隨行醫官張子陽避雨玉局觀須臾晴霽樹上白衣翁竚立顧視子陽曰我有一事要爾通意主人子陽唯唯卽出藥二粒如粟米大使遣文定子陽曰嘗識尹否翁姓何氏翁曰我姓葛侍郎已兩守蜀我嘗見之子陽曰止此一來耳翁曰說與主人他日再來此相尋子陽持藥具白文定以黍一兩置藥一粒煨之須臾有聲如遠磬然

清越非常諦聽間忽有圓光出合內煥耀滿室驚而取之汞成黃金文定乃餌其餘藥一粒使再訪之不復見矣

呂文靖罷相孔中丞道輔以直亮自任無所忌避一日臺獄事連文靖子卽攝付吏及文靖復相凡國事無所建明悉取上旨旣累月仁宗曰呂夷簡今回作相竝不主事文靖遽言臣前日爲朝廷不避仇怨身當國事臣方罷去而諸子卽坐臺獄臣死望朝廷眷顧子孫必無也臣是以不敢當事上俛首曰但勉之文靖再拜遂畱身出紙一番皆進退人物上悉可內外遷徙數日間凡數十人皆文靖平日所厚一時桃李之盛本朝無比

聞見近錄

子知不足齋叢書

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郇公致政麻命下同宋景文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厚何遽謝事也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又曰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退而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言爲然蓋在得之時與奪每爲思慮所惑不若少時能

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歸子嘗論之陽舒而陰斂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陽衰而陰盛是以好斂之意生君子終始之際可不慎乎

慶歷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爲相張文定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荅凡數問之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到觸著牆自退耳方其舉步時勢難過也未幾三公悉罷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甚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之

聞見近錄

子知不足齋叢書

常也

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用兵累歲遼人窺我遣使求關南之地富文忠旣行疑時相與己不協輒發國書觀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文授書五函皆許其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畱二函于雄州旣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于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者二十萬

庚嶺險絕聞天下蔡子直爲廣東憲其弟子正爲江西  
憲相與協議以博發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  
三十里若行堂宇間每數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  
流泉涓涓不絕紅白梅夾道行者忘勞予嘗至嶺上  
仰視青天如一線然既過嶺卽青松夾道以達南雄  
州太平久矣遐邇同風非有前世南北之異

江西舊漕鹽至州有餘悉輸于官漕舟沿江貨所附私  
鹽既盡遂盜官物鹽盡鑿舟沈之聲言風水每歲拋  
失十三四而盜取監臨私貨抵法枕藉于市蔡子正

聞見近錄

至知不足齋叢書

爲江西憲建言鹽至江西有出剩者乞據其數給江  
西價之半朝廷從之今數十年官物既鮮盜竊而舟  
獲完歸刑法爲減百世之利也中閒浮淺之人或再  
減其直其弊如初張頡爲江西憲也神宗戒其謹守  
蔡挺之法于今賴焉

太祖一日幸後苑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  
解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  
上還輒取花擲于地上顧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  
以一婦人敗之耶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  
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下曰金城  
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之  
卽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  
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  
其家無它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  
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  
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

聞見近錄

至知不足齋叢書

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卽曰我自  
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  
馬前至崖間卽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  
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于事  
也

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  
昔嘗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指甚敬洞賓詰  
之曰我樹神也洞賓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  
得知真人哉言訖升松而去洞賓卽題于寺壁曰獨

自行時獨自坐無限世人不知我惟有千年老樹精  
分明知是神仙過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  
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興卽拜洞下一夕月  
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  
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  
士曰此洞閒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  
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  
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則

聞見近錄

吾知不足齋叢書

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至今藏於軍資庫中子  
瞻有詩記之

太祖卽位患方鎮猶習故常取於民無節而意多跋扈  
一日召便殿賜飲款曲因問諸方鎮爾在本鎮除奉  
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爲錢幾何方鎮具陳之上喻之  
曰我以錢代租稅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朕  
相宴樂何如方鎮再拜卽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雖  
在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斂之患  
至今侯伯尙給公使錢以此也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  
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  
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  
者可煞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喻之伏地  
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耶方鎮皆再拜稱  
萬歲上曰爾輩旣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  
後無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寇忠愍爲執政尙少上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太少  
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須髮遂變於是拜相

聞見近錄

吾知不足齋叢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頽圮經歲不問魚軒一日  
語之文靖不荅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  
念哉亦不之問旣薨盛夏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七  
日不減

先文正在中書一日拊其案曰安得見李同年耶李謂  
文靖也同列叩之曰文靖與某在中書邊事方紛然  
子嘗謂曰何日事定文靖曰陛下天資高明有爲之  
君也今二虜未寧故不暇某老矣它日適當公手是  
時方東封西祀建立道宮皆如文靖之言

先文正雖年六十而久病氣索人或勸其引疾而去文  
正曰予豈不知此者乎顧諸公未有以相代者恐貽  
上憂也寧受貪冒之名以報上恩耳文正薨丁馮之  
徒既相朝廷紛紛識者歎其先識

馬樞密知節勁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頗怪之馬曰臣  
見本院長官多欺陛下臣不怕驚動官家惱亂宰相  
則打煞此厮兒久矣上慰勞之

孔中丞道輔爲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  
神每祀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  
聞見近錄  
去知不足齋叢書

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  
以笏擊蛇死遂揮像壞其廟而去

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旣被命  
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故耳文正曰  
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其去怏怏益不平未

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  
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  
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公它日與王  
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爲過言其

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  
輒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  
燭天鄰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  
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  
如彈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  
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其大兩指許淡金色予嘗請而  
供之須臾舍利自牙中出初如露巡行牙上或遠數  
十步求者輒得予請至四十八粒欲求爲四十九粒  
也經夕不可得明日發篋則已足其數又或謂自有  
甘露穴中出者明日再往請之不得遂出陳州門十  
數里請竟不得因拜辭而歸拜起一粒自甘露穴出  
其大如菘豆光彩炳然後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匣  
而歸之今人罕得見者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象半  
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炬而入有落  
燼卽旋失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

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  
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  
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之舟人呼曰山神土地  
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  
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  
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  
是出矣

范文正以司諫出使江南至宿州聞郭后廢乃復馳歸

聞見近錄

天知不足齋叢書

京師至國門呂文靖遣其長子候之曰司諫其來以  
廢后事耶文正不荅旣得對乃盛言之竟以是罷職  
李邦直張粹明嘗謂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分  
執政權而互相考察規模遠矣今上初俾侍宴其後  
諭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閣當議官僚乃曰司馬光  
端重宜爲宮官亦漢羽翼之謂也如呂公著孫覺皆  
可作之其下當擇功臣子弟若文貽慶可任洗馬之  
類此孟子謂巨室大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春宮  
矣除目具而神宗棄天下今司馬公之來是末命也

六姪震嘗謂予曰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而吳雍  
與震預召時爲中書檢正官也及對乃議官制除目  
初執政進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寶乃金  
也塗金可耳執政旣進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  
置之乃議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則俾雍震互書  
之至太常少卿上曰此必慎擇人執政屢薦名皆不  
應上意至禮部郎中則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可比  
可除劉摯至著作郎則曰此非蘇軾不可少選上默  
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純仁旣畢即曰朕

聞見近錄

天知不足齋叢書

與高遵裕期某日當下靈武候告其捷當大慶齊至  
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過  
卿等數人泄耳又命執政戒雍震其後靈武失律官  
制隔歲乃下比之初議十改五六矣  
蘇子瞻旣貶黃州神宗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  
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  
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蘇軾以本官  
知江州中書蔡持正張粹明受命震當詞頭明日改  
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五

力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  
軾嘗有此心惟有螿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  
敬乃反欲求螿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  
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  
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  
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竄言爾子厚曰竄之唾亦  
可食乎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亭花側曰無雙謂

聞見近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  
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為社洪令時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于道避  
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  
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  
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  
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  
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  
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

日當來但減算耳後文懿三入中書

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餌桑螵蛸圓及  
死自口吻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樂州威遠縣民間忽有雷電入其舍須臾霆震已而於  
其柱題曰侯侯二字不知其何謂也

太宗卽位以太祖諸子竝稱皇子嘗曰猶我子曰何有  
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  
兄之類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  
名冠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王子公孫惟皇子得稱

聞見近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焉時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沮格不行宗正寺玉  
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  
士為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  
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  
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為丞方建明修  
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  
蓋慶歷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閒不下萬員予請於  
朝官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  
不必書其官但書某適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



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歷修著其禁嚴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亦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標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執政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廢亦宜矣

聞見近錄

至知不足齋叢書

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媪兩膝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媪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

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簞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可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孫威敏治平中起自謫官以觀文殿學士知慶州至鄭州會西使至時威敏已授館驛中州將白威敏徙居曰我大臣可爲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大啓其門設矮榻偃臥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門望而問之左

聞見近錄

至知不足齋叢書

右曰慶州孫經略也西人俛首而過張文定畱守南京高麗使者至例當畱守迎送文定曰我前執政也可與陪臣禮乎遂不出而遣少尹尋以其事聞神宗以爲得體仍令中書降旨揚州令陳升之如張某所請

司農寺請鬻祠廟每軀若干錢張文定畱守南京而以其事聞于神宗大駭之卽批其奏曰慢神黷禮無甚於此詔天下速罷之司農官罰金

全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咒

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  
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咒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  
益壽王曰我不識字柰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  
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久  
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爲  
子道其詳如此

聞見近錄

吾知不足齋叢書

聞見近錄

# 甲申襍記

甲申雜記

宋本重雕

曾彥和收云神宗嘗有手詔云求於所不產取於所非時不可也余贊曰德音之謂歟

陳刑部緝云荆公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張恕厚之云遇過客言哲宗時得滄鄆矣尋畱滄而棄鄆至元符建中開始并滄棄之

劉晦叔曁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得立其大臣溫稽心常不協密遣腹心詣王文郁乞內附文

甲申雜記

一知不足齋叢書

郁請于朝神宗曰此欲我爲渠援耳但善加慰撫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邊臣老將歎服睿算於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初孫路以爲可納章子厚除路漕陝西經營之晦叔亦漕陝西將西行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職一至如此既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者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爲得之易守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緩後鍾傳坐員賞貶遂復構成其議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  
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統  
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寧中併馬直  
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  
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緡二千當爲  
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既成逸以前約語  
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  
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

甲申雜記

二知不足齋叢書

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憑轎子浮水上得脫既至  
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  
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  
爲阮逸之報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觀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母強  
令娶婦遣行人議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曹氏已入  
門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後曹氏選納爲后慈聖  
光獻是也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聖光  
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  
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爲例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爲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俾張承  
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團笏  
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兩  
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爲異恩也後王宣徽知西  
京引例以爲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坐主

甲申雜記

三知不足齋叢書

陰有力焉

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餼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  
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  
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  
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  
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  
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閒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

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閒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卽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卽愈荆南守孫頎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歷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爲雨多以其龍數多卽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卽夏旱夏旱卽秋霖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凡十一龍治水

甲申雜記

四知不足齋叢書

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陳刑部縝公密云祖宗刑部大理寺每半年一次斷訖天下案牘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時差銓試官遂四季各斷訖上等賜絹十五匹中等十匹下等七匹恩賜止如此今年乙酉於例十二月五日合斷訖但移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斷訖宰府及刑寺稱賀自侍郎劉賡大理曹調李孝稱而下各遷兩官簿一官乃非常之恩也

又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尙書省圖局官與宋川臣

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筆親制置一圖出元豐尙書省是也旣成親幸徧覽悉如初旨詔有敢易一門一窗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又云初議官制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置殿中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旣而與諸監制度作劄子同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官在側以御衣遮手而搖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中卽別處分事徐願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

甲申雜記

五知不足齋叢書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允熙寧八年餓芋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相繼西羌于龍呵旣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旣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武臣王楫爲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

存皆恕手筆其閒塗竄者非一棧於哲宗朝論之得  
閣門職名既卒其子直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密自元  
豐末至宣仁上仙大臣無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  
蕃奉議嘗謂直方曰使王氏子竭產亦願得此書也  
蔡倅潤過高郵爲余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

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  
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  
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馬  
馬蹶其兀壞竹腳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

甲申雜記

六知不足齋叢書

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既  
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  
異人也又云其父諱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  
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  
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  
已閒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  
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閒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  
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  
令人就其臥屏閒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

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  
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荅曰大抵  
天地閒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  
書遺復守託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棺  
柩開九穴葬于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  
之以書報唐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  
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閒有京遞至發之得嵩  
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閒動靜甚詳校其至  
嵩日乃卒於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甲申雜記

七知不足齋叢書

大遼謂天使爲赦例即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  
謂余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同  
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  
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  
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荅無一字差舛誠天下  
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周仲元章作漕淮南謂予曰嘗爲衡陽宰一日邑吏云  
甘露降視松竹閒光潔如珠因取一枝視劉貢父貢

父曰速棄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名爵錫飲之令人致疾古人蓋有說焉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爵

錫之別建康實錄陳末覆舟山及蔣山松柏林冬月常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錫

朝請大夫潘适為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

邊事既對哲宗語呂曰久要見卿會得大防信否對

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

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

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

相見呂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

甲申雜記 入知不足齋叢書

語呂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

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

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後請歸葬獨得旨歸蓋

哲宗東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潘過

高郵語余如此

紹聖初余謫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過別殿中侍御史

陳次升當時當時曰且緩行上意未可知余深叩之

陳曰早來請對上語我曰章惇文字不要絕了余問

曰公何以報上曰唯唯余曰胡不白上臣為耳目之

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耳目所以傳道之也心既

知之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何不罷斥更待臣等文

字陳謝曰甚是甚是待數日再對又數日陳召余曰

早來對如公之言之但上曰未有以代惇者然惇

為相終哲宗一朝豈其命歟

先公自太原罷歸朝既引對神宗喻來日前殿引既對

上曰昨日以後殿卿仁宗舊臣不欲裹帽子見卿嗚

呼上之禮遇臣下也如此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

甲申雜記 九知不足齋叢書

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

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

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

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

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

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

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

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

馬親語余如此

周秩重實大觀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  
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誅  
子厚蔡元度諸人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重實爲  
京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潞公也朝旨令先  
推究體訪候有狀卽治之又以運判周純爲知情不  
告云將引用嶺南謫降人元祐人同力爲之哲宗召  
重實對曰欲盡誅族大臣以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  
召呂升卿令國門聽旨俟其有實卽遣誅諸人於嶺  
南重實既至西京捕文劉置運司別廳且辟程公孫

甲申雜記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專管當察訪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  
文凡三請自裁未幾罷邦直畱守知成都府且密喻  
重實令有實卽就攝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  
云元謀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人迺有誅族之舉重  
實卽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輿不數日有旨令文劉逐  
便呂還朔部並更不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無知  
者以元旨極密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朝  
廷悉無知者公案藏其家終當上之乞實錄書之公  
孫喜刺人事者也

孫升舍人爲選人時夢與一僧立通衢忽傳呼宰相來  
既至孫曰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僧曰此本朝第四  
人過嶺宰相也元祐中果謫新州本朝盧寇丁三人  
矣蔡實第四人也又歐陽大椿爲新州職官一日與  
守過寺中壁閒見大字題曰蔡確善終之室與守異  
之方問其所以字滅不見後蔡果謫新終于屋下方  
蔡去也王僧掃治其室寺僧夜夢人告之曰善治之  
更當有宰相至矣數年劉莘老至亦終于此室方劉  
拜右僕射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忽仆于堂下少選

甲申雜記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大呼曰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已而家人詰之僕  
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梁況之居住鄂州忽一道人至況之與對飲道人求綿  
袴況之與之卽卷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卽再入  
凡投數十次竟不能入嗟咨曰不免爲寇萊公矣道  
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卽曰  
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候到彼相見未幾况之貶  
化州久之一道人至兩口腹上亦兩口既至廳舍索  
斗酒一飲而盡見况之但云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



雖同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木擔穿腹中口吹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舟渡江而去化人云未嘗有此道人至也後二十七日況之謝世

元祐中冊孟后議備六禮議成皇太后于文德殿垂簾發冊子由招余託密語呂微仲余曰公爲中執法私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國事若露章陳之恐壞事爾余遂造相府方語蘇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微仲色甚厲曰某忝位宰相豈可與中丞通私意余曰國

甲申雜記

士知不足齋叢書

事也若露章恐壞國事后意恐不能甘也迺曰何事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母后坐而發冊此事不可啓微仲曰柰何余曰崇政可乎微仲曰容密啓既而因奏事微仲畱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常太皇太后惟事謙抑若只御崇政殿益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亦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發冊可也明日詔下止遣內謁者傳命大臣於內東門承旨持節成禮二公防微杜漸之意宣仁謙沖之德時無知者

紹聖中余見劉莘老蘄州因詰莘老公自中丞執政平

生交游皆拒絕獨聽一王巖叟語今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實過當離青州時固悔矣

崇寧中因語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呂吉甫曰大抵人君來處別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

范彝叟爲右丞時五嶽觀災或曰可速脩之其像甚靈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吳冲卿孫犯大戮法當族上止令貶湖浙閒又俾諸子隨其父所在方案上議法上屢涕下仁聖之度真類

甲申雜記

士知不足齋叢書

祖宗

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房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天折也卻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趙清獻每夜靜焚香于庭具言自晨興至夕凡與人言及所奏事與其所爲事諄諄以告諸天或問之則曰苟欺其心則覲于語言其敢告諸上帝乎乃所以自警察也

滕友作監司廣東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州大聖灑楊

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爲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汝亦有無窮之問聽畢遂愈

內侍劉永達奉命北獄祈雨久之不應召羣巫訊之皆不驗或謂一巫甚驗劉亟召之巫甚倨慢曰嘉應侯也劉曰嘉應侯爵豈憑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劉曰侯之廟在京師何地巫妄指他所劉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庫庫子也因盜官錢三十貫爲同輩告首乃召告者入庫交錢遂殺之旣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昏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

甲申雜記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忽省入其家見其妻哭於門問之妻曰爾死三日矣入門尸臥地上將投尸中爲羣鬼所執詣一大府主者俾赴獄每碓磨刀割之際血肉糜爛如泥獄卒取泥肉成堆聚之須臾大風至復成人晝夕無時其苦不可言數遇恩赦忽傳天有赦衆獄頓止出門列坐聽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爾家作功德天赦爾其人遂騰空而去語畢獄具悉至如前因其人之有赦衆囚停息才頃刻耳如是三年得出猶日受鐵杖三千得出初亦不知杖從何來杖畢得以恣行一日遇

千騎萬乘而來屯於村旁草莽間問其左右曰天齊仁聖帝每歲一詣議事我輒告其人曰願緣化於此作一行宮其人入白久之出曰詔可矣是日鐵杖遂止因附此巫道人吉凶化錢營廟今垂成矣劉異之爲作諸功德薦拔之後數日巫詣劉謁告曰陰府來追聽赦旣而熟睡不省兩日後復醒曰初至大府宣赦如常時旣而知赦專爲我也方忻悅而主者曰殺人爲盜在法不赦且令歸當上請後四日復謁告曰又有赦矣旣至主者召我詣前曰上帝有命內侍劉

甲申雜記

十五知不足齋叢書

永達非親非舊特赦之緣汝罪大令作女子遂再拜泣涕稱謝巫因仆於地翌日巫失所附經縣論告劉與錢帛謝遣之而去崇寧元年秋劉至陵下語諸陵使余時按事永安縣故得其詳

甲申雜記

# 隨手雜錄

隨手雜錄

曝書亭校本開雕

江渙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冉冉而上幾不濟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暘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豆生牙取皮作湯使之

江表誌云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置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

隨手雜錄

一加不足蓋嚴書

錢兩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錢其後一縑約賣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寶末國帑罄矣鄭文寶撰

蕭士京大夫為廣東轉運使其妻事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曰後十二日蘇子瞻當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蕭親語于余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

虎日到人間爲我轉法華經爲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其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范文正語先懿敏曰每夜就寢卽竊計其一日飲食養之費及其日所爲何事苟所爲稱所費則摩腹安寢苟不稱則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稱之者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旣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開而殂

隨手雜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蔡持正居宛邱一日雪作與里人黃好謙游一倡家入門見其肴醴特盛他時有美少年青巾白裘據席而坐蔡黃方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酒酣少年顧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黃曰君俟此公貴憑藉亦顯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何人也倡曰朝來齋錢具飲亦不知誰氏也後如其言持正爲侍御史薦黃爲御史云

子瞻爲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

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宜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而稱之曰

隨手雜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宜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曰內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旣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旣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

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孃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爲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曾收過泗州謂余曰某罷揚州教授時子瞻守揚某往見呂吉甫眞州吉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收曰聰明人也吉甫怒厲聲曰堯聰明耶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收曰非三者之聰明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收曰學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歟收曰孟子以

隨手雜錄

四知不足齋叢書

民爲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周凌司勳子之婦病腿閒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于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

營或其種植稱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別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攜圖而入遂不復言幽燕之討

隨手雜錄

五知不足齋叢書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少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頷之而已

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煙焰竟不熾皇朝改爲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  
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  
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  
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驚悟汗浹體微仲過縣富人  
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郡君李氏余孀也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攜珠子至既  
去遺珠子在地孀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  
容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孀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  
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

隨手雜錄

六知不足齋叢書

感疾幾不能起孀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  
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孀取還之金不受  
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  
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孀知其陰府  
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  
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  
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孀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  
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  
愛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送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

其尸臥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溫既還魂云  
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云解衣  
婦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入大  
城市井喧鬧聞傳呼聲一人引婦立城砌上二人立  
其下見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其舅程之邵  
之元父也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來遂  
竝馬取二人文檄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一  
番令婦執之候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既去二人失色

隨手雜錄

七知不足齋叢書

相顧低頭不復語至府門人問大官府也婦立戒石  
南俄見金紫人至次衣綠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  
卽呼婦取紙語二同坐曰誤勾此人來矣綠衣人曰  
已來將柰何朱衣人曰既誤莫須放回金紫人曰合  
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卽引二人如弓手者取狀  
杖脊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出至一寺大厦脩廊寂無  
一人虛堂屏開一僧坐虞候未前又一吏人至詣僧  
致語僧移榻俯階問婦曰識字否曰識之僧指手中  
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又曰歸則

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脚用力引之幡起驚悟而甦  
初吳處厚箋蔡持正詩進于朝郎官已傳本報之凡進  
入三日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于簾前宣仁云甚  
詩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  
至午間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  
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  
共爲一複蓋初進入亦通封也明日進呈殊不怒色  
但云執政自商量繼而處厚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  
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閒會梁

隨手雜錄

入知不足齋叢書

燾自潞州召爲諫議大夫至京曰比過河陽邢恕極  
論蔡確有策立勲社稷臣也同諫官以恕之言論之  
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諭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  
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他太妃遂擬蔡相謫命執政  
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議未決會分析至確盛言有  
策立之勲諫官繼登論之益苦明日執政對簾中忽  
語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諸公驚退怒力開  
陳久之劉莘老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  
換播州事呂微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

移一近襄州郡簾中曰山可移此不可移也范堯夫  
指王正仲畱身論之意不解堯夫曰告官家且勸太  
皇太后念蔡確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語論辨往來久  
之堯夫曰臣奉詔按元本云臣奉詔奉詔今刪去二字只乞免內臣押  
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決不  
殺他自生自殺不差內臣此無固必但與執政商量  
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以上官伴送至夜批出  
差內臣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確事臺官皆罷  
去初處厚繳詩至京莘老嘗問予曰如何施行余曰

隨手雜錄

九知不足齋叢書

此難行前日諸公自罪李定以詩罪人矣莘老曰豈  
可已乎余曰一則收殺一則劄與蔡確知堯夫亦以  
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吾弟更語莘老曰次第須謫  
曰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謫之當與處厚並  
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一日莘老召余入密室見其顏  
色慘怛曰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  
又曰今日進呈此老斥罵却不來指文潞公也余  
意以莘老賣潞公遂往見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  
荅曰蔡確外議以謂過當潞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

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否余曰見之潞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面問邢恕語言梁燾言與司馬康同坐間恕言蔡確社稷臣事康乃曰不聽得燾曰時第三杯矣康曰時飢貪食肚羹不聽得潞公曰按潞公曰三字疑衍文康如此不肖耶余曰司馬康溫公子也溫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於罪真肖矣潞公即索湯余引去始知莘老之言不妄

仁宗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

隨手雜錄

十知不足齋叢書

古樂又曰自排徧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破之後始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越人朱彥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于天某此一

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聞有言曰朱彥

弼作醮西嶽廟乃用脂燭及便溺於殿角罪當死非

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延和殿上問洪範雨暘之數

迥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

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爲福上感悟出所幸

嬖尚美人等又籍其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贍軍費晁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即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即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

隨手雜錄

十知不足齋叢書

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

家人按惟吉王銍  
默記作惟正

太祖無事時常召潘美輩禁中議政或與之縱飲至令

宮女解衣無復君臣之禮一日召美入而太祖冠帶

不樂久之不語美惶恐趨拜殿下請罪太祖曰非爾

也上來語爾前朝民間積欠甚多早來三司乞因赦

蠲放適問二府二府請督索朕謂三司主國財乃要



獨放二府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緣太  
平朕所以不樂美贊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緣不太平  
遂解顏如常時

太祖太宗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美每赴鎮  
留妻子止攜數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與子歸宗  
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范祥鈔法陝西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  
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  
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鈔法無時而不行

隨手雜錄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近年輒借用本錢貴賤一切不問此所以鈔法不行  
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十文可換後因常平  
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諸司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  
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由是錢賤而物

加貴

五事潘  
適云

潘中散適爲處州守一日作醪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  
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  
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歎麗水宰宣德郎陳縉  
輒慢之指老君像曰老子賣烏髭藥裏語畢驚惕月

餘遂發狂不能語解官歸今踰年尚未愈

陸彥回爲眞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人白郡爲下  
致仕狀狀附遞即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仕  
矣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媪詣州具言朝奉到  
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養老幼獨朝  
奉令致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趁遞後八日  
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  
乃卒

隨手雜錄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黃鐸爲陝西漕攝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逆流而下煙  
雨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在  
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體  
遂誌於書藁閱後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  
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煙雨閒見一卒洗而問之  
何人曰張相公虞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  
張被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京不事  
交謁語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閒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  
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閒見偉丈夫衰服

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文曰此爾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泄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開歲科舉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漕司喻意不敢以實聞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觀夢偉丈夫轉簿示之曰柳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驚悟戰汗浹體

太宗朝武程乞放宮人三百人帝喻執政宮中無此數

隨手雜錄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執政請以狂妄罪之帝釋而不問

隨手雜錄

先公任諫官時大旱請對乞駕出祈雨仁宗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月一日當出先公曰臣謂是日無雨上曰卿何以知之曰陛下既知有雨則安用祈求知有雨而祈非誠也天非至誠不格臣是以知無雨也上曰明日當出先公曰臣乞傳旨閣門上即召近璫喻曰明日於醴泉觀等處祈雨先公曰何不遠出豈憚熱乎凶歲百姓衣食將不給矣上每意動則耳輪先赤厲聲曰待去西太乙宮先公曰乞傳旨上曰卿不知典故出城不預告也先公曰此國初以來防不虞耳今太平久矣人渴望清光預使知之不過村落觀駕者多爾上乃喻旨翌日特召先公隨駕非例也是日熾日塵埃徧空玉色不怡及歸至瓊林苑憩蹕有雲煙起西太乙宮上上瞻顧閒雷霆大震遂雨至鄭門自逍遙輦易平頭輦且微蓋以承雨入內傳旨先公明日入對及對上喜甚曰此雨卿所致也先公曰陛下盛德格天天下之幸上曰昨夕歸內不敢寢於殿下設香案焚生龍腦十七斤以謝天左右進繼亦却之立至三更自頂至踵無不霑濕先公曰陛下雖

清虛雜著補闕

一知不足齋叢書

蒼天之誠如此盛德之至也然陰氣不可不防宜爲社稷自重上曰當無雨之際恨不身爲犧牲何暇自愛也

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對仁宗畱之曰朕有一事要與卿議今待命一相誰人爲可先公曰臣在諫院不避嫌疑人指爲朋黨今陛下命相臣安敢薦人上曰卿事朕久何所形迹先公曰臣安敢言其姓名但不因內臣言宮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是富弼也先公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數日鑾院富文忠拜相

清虛雜著補闕

二知不足齋叢書

數日先公再對上曰前日與卿議富弼作相果慰人望當麻出時朕遣十數小璫伏朝堂及麻出百僚皆曰好宰相朕喜累日卿有事無問如何但奏取來因諭曰卿在諫院日章疏有可以爲朕規戒者一一錄來要畱觀禁中先公再拜而出遂以諫疏彙悉上之馮當世爲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啓上深然之卽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去神宗數

嘉之時論以爲得體

仁宗在春宮乘閒時畫馬爲戲內臣多乞之張文懿爲太子諭德亦從乞之上曰師父豈可與馬也乃大書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遺之文懿奏聞內中交賀要璫周懷政上嘗戲爲哥哥懷政走詣上乞書上大書曰周家哥哥斬斬時以爲戲也其後退傳三入中書爲相懷政竟處極刑

清虛雜著補闕

三知不足齋叢書

劉瑾元忠知真定入寺見僧坐禪以爲不敬執赴有司僧告吏曰願少憩供蒼吏可之僧卽跣而化衆甚異之他日有僧以事至府元忠急呼杖之且曰少緩卽又坐化矣

王荆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卽乘驢予嘗謁之旣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卽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卽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卽遺牽卒牽卒之餘卽飼驢矣或田野閒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蓋

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以爲珍饌自後士人稍稍食之蜆蛤亦隨而增盛其諸海物國初以來亦未嘗多有錢司空以蛤蜊爲醬於是海錯悉醢以走四方

蔡君謨重鄉物以子魚爲天下珍味嘗遺先公多不過六尾云所與者不過諫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魚盛至京師遺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魚之價減十倍

郭后之廢也孔中丞道輔范文正而下論不已一日時

清虛雜著補闕

四知不足齋叢書

相曰此事已然其將如何夫婦不容有閒也萬一復位公等能保后於上無他否諸公曰我之所議倫也不知其他爾

仁宗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也上批太史狀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卽日脩之

禁中殿梁當易而材無適中者三司奏有大枋可截用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孃頭其愛物如此

諸綱有廚船今則爲押綱廚船矣故事置廚船者爲全網諸船不得動火惟廚船造飯以給諸船一無火燭之虞二無盜米之弊

錢若水因撰昭應宮碑成賜之玉帶上令服之而謝三日而止至今被賜者閣門以爲例

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從官等第賜帶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惟金百鍊不變眞寶也遂作笏頭帶以賜輔臣其餘未及頒而上寢疾乃已奉宸庫至嘉祐中尚有當日選擇將賜犀帶仁宗上仙賜從官爲

清虛雜著補闕

五知不足齋叢書

遺雷者是也

錢公若水詣陳希夷畱數日不得辭一日召錢至圍爐見一僧據榻而坐希夷甚敬之希夷曰此子疑有仙骨僧顧視曰急流中引退者也錢公退問何人也希夷曰白閣道者後錢爲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語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爲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

先晉公之謫華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詣陳希夷希

夷不出戶而接之坐久不語忽問曰更有子乎晉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門希夷出門迎顧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顧伯祖曰進士及第叔祖曰倚兄作官或問此君鼻偏如何希夷曰今日拜相明日鼻正又懇文正曰他日至此願放此地租稅其後卒如其言及真宗西祀汾陰文正以前言啓之上卽詔釋雲臺觀租稅

蔡君謨始作小團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曾坑小團歲貢一斤歐文忠所謂兩府共賜

清虛雜著補闕

六知不足齋叢書

一餅者是也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團而厚實過之終元豐時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碾成末茶二府兩指許二小黃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芽亦神宗所藏至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槍旗建人所作鬪茶者也以爲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歲不過八團其製與密雲等而差小也

笏頭金帶惟見任執政前宰相乃賜之張文定造朝神宗始欲與王荆公同執政文定欲引進諸公與上意

不諧又欲俾爲樞密使文定復請罷將官上曰其理如何文定曰兵行詭道若古人以十萬號百萬之類是也今五千人爲一將出兩將則敵知其萬人爾上曰卿是不欲任事矣乃以宣徽使留視職文定辭上曰留卿非爲此職時有訪問及諸典故耳歲餘文定堅請去上甚眷眷及辭賜以笏頭帶且以前宰相禮遇之其後或以爲例非始意也嘗見宋次道云一日夜二鼓樞旨張誠一以小紙批問前執政有無賜笏頭帶例次道荅以無之不知其意在張公也

清虛雜著補闕

七知不足齋叢書

張文定自陳徙宋召入覲既見神宗御崇政殿將引詔明日前殿引及見卽召對賜坐啜茶上喻曰卿宿德前殿始御靴袍所以昨日輟崇政引見退而喻閣門今後前執政官見日不以班次引前殿著于令

張文定與趙清獻同除參知政事前此韓公絳除參知政事邵公元除樞密副使故事執政官以先後入爲班次明日立班韓次宰臣曾魯公邵次韓文定又次之清獻居下列上旣坐復起屏後召閣門令張某次曾某韓某次張某趙某次韓某邵復居下列及對問

文定曰早來班次可見朕意卿舊德暫除參知政事  
為資級爾行且大用方六日而文定以憂去

文潞公守蜀一日宴飲夜深雪作諸卒輒毀馬屋五間  
為薪指使入白潞公曰更毀五間與之酒竟不輟即  
諭取他屋補之

慶歷中仁宗親除先公歐陽文忠蔡君謨余安道四公  
為諫官先公實居其長三公曰公宰相子且不貧朝  
廷責之必不至嶺外縱遠亦可行我輩疎遠且貧凡  
論事必期先之先公以為然當時號先公曰獨打鶻

清虛雜著補闕

八知不足齋叢書

三公曰一棚鶻云、

仁宗初獨聽政范文正以進擬資敘班簿圖上之冀曉  
上心使執政者不得越次欺罔執政以事危之遂謫  
知饒州諸公出餞語文正曰前黜已光今更光矣文  
正謔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  
耶眾大噱

慶歷中范文正富文忠韓忠獻執政議斬邊帥范文正  
力爭之至論上前退之殿陞文忠厲聲曰六丈無過  
待作佛文正曰上富春秋公等教上殺人行看劍在

吾輩頭上矣其後文忠忠獻咸以為不及

張文懿為鄧國公既致政還鄉時范文正守鄧置酒高  
會軍校皆命坐文懿既至即據主席而容文正席中  
駭之文懿徐曰公知鄧州暫守此土耳老夫開國於  
此所以主席無嫌識者是之明日文懿復置會揮金  
甚盛以帛三百端為文正壽時人榮之

右聞見近錄

進士張夢龍嘗與家人悉臥病張病極覺神氣冉冉自  
身出須臾有吏卒導至天官府立庭下上有被衣冠  
儼然而坐如王者問之曰張某也吏前趨白曰張某

清虛雜著補闕

九知不足齋叢書

昨因父病曾刺心血和藥當增福壽王者令亟遣之  
二人送之以歸見其尸臥張驚知其死矣欲投其尸  
百方不能入二人曰我注生注祿判官也許我燃塔  
燈二座乃可入張驚諾二人去引一道士至二人曰  
九天司命也司命復問曰當許我一醮張請伺有力  
酬之司命唯唯乃持劍步罡呪嚳之際以劍割其腹  
而納之恍然復甦

右甲申雜記

乾道四年夏六月以同舍吳君一能本校聞見甲  
申二錄所闕凡二十六事錄如右從續記

余在高郵時友人張由儀彥則以王定國所記雜事三編見借一曰甲申錄二曰聞見錄三曰隨手錄彥則云頃因其父嘉父遺從定國檢方書定國出弊篋付彥則銓擇乃得此三書皆定國手寫點竄之甚余因得本焉靖康初翟公異自北扉出牧會稽過維揚見之盡攜去後訪此書竟不可得辛亥歲余寓吳郡守胡茂老館復見前二書意恍然若舊識也時無筆力乃令翟仲永傳之明年秋余來海鹽始從仲永取本以鈔尚恨無隨手一錄也初余得此書嘗以隨手錄副本寄予安又明年

清虛雜著跋

一知不足齋叢書

始遣人取之於子安始復合三書因再鈔之而以先寫二書併歸子安以備復遺失也時寓天寧僧坊甲寅五月十四日淮海張邦基子賢書

從謹早離中州之難不能保傳家圖籍之藏至於先世文集所自著書亦皆散逸窮處江海極力訪求僅獲一二如

清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語傳今雖不存而蘇黃秦三公所爲序照映方來猶可考也隆興改元始得

先生雜記三編於向氏乃令二子淹涵各錄一卷且手鈔末篇合爲一帙而藏之書中所記元豐閒爲中書檢正與閒

天章議官制除日者則從之

清虛雜著跋

二知不足齋叢書

大父尚書公也四月甲戌四明西溪三近堂從曾孫從謹識

右清虛居士雜著三編編各一卷宋大名王鞏撰補闕一卷則其從曾孫從謹所補錄也案鞏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尚書素之子史稱其有雋才長于詩從蘇軾游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或云初倅揚州謫監筠州鹽稅數年得還歷官宗正丞以跌蕩傲世屢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方先生在上海時嘗註論語十卷及放還詣東上閣門奏上之秦少游爲之序云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書于太學凡置博士試弟子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之定國處放逐之

清虛雜著跋

二知不足齋叢書

中乃能自信不惑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東坡序其詩云定國以子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予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予皆清平豐融藹然治世之音與志得道行者無異予每廢卷而歎恨知其人之淺也山谷云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及流落嶺表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作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欲以雄長一時

其合處不減古人觀三公稱道之者如此抑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惜所註論語及詩集俱亡于靖康之亂而此三書者淮海張邦基傳先生手彙于張彥則始行于世從謹因得就向氏錄藏焉是隆興以前雖其家亦未嘗有也戊戌之秋予傳竹垞老人手鈔隨手錄及補闕一卷甫竟復得宋刻聞見甲申二錄于吳興書賈竊喜其合并之奇又懼其久之而復佚也爲彙而刊之且備錄東坡諸公之言以志景仰讀書尚友之士或不厭其述之之詳也宋刻遇構字下註

清虛雜著跋

四知不足齋叢書

御名而不書知爲高宗時版本間見錄書李東之請老事宋史作李東之據此爲正其誤云

乾隆己亥三月三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珍席放談序

凡小說家之書之早補史文之闕者如宋高晦叟珍席放談是也晦叟名貫無所考然所記上自太祖下止哲宗則崇寧以後人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惟文淵閣書目有一冊世無傳本固嘗讀之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為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載錄如玉旦之友梯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皆本傳所未詳雖于安石多為回護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然一代掌故藉以考核固史家之日用勃聞也故曰足補史文之闕羅江李調元

珍席放談序

珍席放談卷上

宋 高瞻叟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級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為省監長貳者間有如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涇原還領司農卿之類是已。時之長矩也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第老纔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蓋五品州則軍事也而命官乃為防禦使則以防禦訓練使領刺史州蓋本唐制至節度州則非賜旄鉞不以命之若觀察使蓋與節度使相類觀察繁州節度繁軍節度可以兼觀察觀察視節度則降殺矣

珍席放談卷上

神宗鼎新官制建尚書分六曹以蒞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僕射赴都省禮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見王禹玉蔡持正為二揆尚書拜于副階之上而荅拜御史中丞諸行侍郎以下拜於庭中而跪於堂上以受其參上即聞之翌日登對語及訝不如儀也厥後登庸者亦不復沿襲矣

故事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使事賜金幣韓王汝以侍制分畫河東地界事畢陳睦以校理使高麗還進職修撰亦各被賜近時梁材叔胡師文其師是之徒皆待制並賜雜學士帶亦優禮也

舊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隨其品秩高下例進散官致仕內外制雜學士前執政官帶職名前宰相帶使嬭致仕自熙寧元豐始也

石表之以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宣簡後以樞使罷事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職仕雖殊而恩秩

珍席放談 卷上

一等前後失于比擬耶輕重繫于當時耶

神宗朝王公帶觀文殿大學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契防有無所賜禮物樞密院具到宰臣樞密使帶

平章事并一相生日則賜進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賜昔趙獻拜守太師西京養疾兩朝故事非帶同

平章事無生辰賜物例太宗以晉故相特示異數遣使就賜是時自當舉此以聞不知何以遺忘之也本

朝舊相不帶平章事生日錫之以禮物唯二公爾本朝小使臣供奉官而下皆隸宣徽院院使

禮送

同二府而班在樞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

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舊其後班級下編則矣為使者不勝計賜重金鈔帶唯王君貺爾

舊令郡守監司逆判隨其服色借紫或緋而不垂魚按唐制借緋即佩銀魚借紫即佩金魚亦入銜位書之其法似可襲矣

哲宗末親政曰宰相呂大防委更先朝官制事極不經以左右字分有無出身人則右職者分當職汚而不足怪責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聞一言

論其疎舛出於畏附而然耶果以為中理而無說耶至上獨攬權綱方命有司復行故典而斥去謬舉天

珍席放談 卷上

下禮之班固謂霍光曰不學無術大防豈非其儔乎

凡詔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樞密使命將日制並用白麻紙不使印百官立班宣讀

故謂之白麻亦曰宣麻杜子美有詩云紫誥迫三代黃麻似六經按杜甫贈張丞相詩紫誥仍兼黃麻麻似六經此作迫三代未詳所本黃麻

不親所出蓋唐貞觀以詔勅多竄始用黃麻紙書寫滿名與白麻相類而事則殊矣

公式舊唯中書門下今唯尚書省發勅書曰故牒諸州引補牒亦稱故牒自餘省臺寺監文後皆云謹惟不易之制也獨夔州路轉運司公牒報書及字諸

監司文儆未嘗有類是者也前後生者但相承無顧條理而更革者

近時上官復謁屬僚刺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參之卑也夫參辭上下通行之制所為起居者其禮至重嫌

而增重誠為倒置得非循襲其常弗之思乎唐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為陌漢王章建言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

翰官帑陌猶用八十乃唐時餘制也

大相名陳國南對便殿恩禮甚渥問曰昔堯舜之為

珍席放談卷上

天下今可至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

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治則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清淨之言起於老莊世多以為道家虛元之說其源蓋出於乾坤易簡之道堯舜繇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舉之以答廖問可為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豈高引遠遯方外泛泛之流可攀企哉太廟嘉納帝道日隆聖政日躋偃武修文函夏奠枕視唐虞無間

然矣

太祖嘗下詔吏員繁而求事之治休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節俸非

獨垂一時之訓足以為萬世之制

仁宗臨軒清問賢良之士蘇轍策畧曰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于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從官奏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設制科木求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夫人主言動輒雖妄說果能誑天下之人哉置而不論仍嘉其能實以恩寵容諫納善堯舜禹湯無以過也

章聖嘗謂輔弼曰諸州長吏或廉而肆虛或察而滋

擾或培歛以為公或曠職以為恕此何由致治四者

珍席放談卷上

世人不獨不非而反獲休譽多矣安得廉而弗厲察

而弗擾公而弗優怨而弗廢之士與上其理邪

田宣簡昔有言上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終盡善難始終盡善易世德相繼難噫士常窮時艱勤自奮往往能之暨其志得欲充喪其素操蓋亦弗稀或已克終而子孫殞家聲者多是公語足以為士大夫之良規也

楊文公嘗云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者也君子允蹈其可後乎

王沂公嘗云是非曲直在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藥物有相使相反者如甘草爲國老以性能和衆藥故湯濟中不論寒溫多用之而斑猶有毒相反若用之則致害人時以爲名論噫攻疾者投藥相反患止一身經國者用人相反弊及天下弗可忽也李穀有言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於太豐早速早豐莫能致遠物禮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繫乎人雖不速不豐有可得耶若謂爵祿用巧心強力必能駛取則誤矣蓋有經營而卽如其意者是亦命也適與幸會焉

珍席放談

卷上

六

蘇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耶官典郡自無患害也蓋位高貴重常近顛躓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則忘身許國知其必爲羣小側目乘伺間隙邪人知重權則營私罔上言者抵罪貫盈難揜終致發揚邪正不類皆所以貽禍也公言約而旨深矣

龐穎公嘗云大臣尤當祇畏繩墨豈可自恃貴重亂天子法此談足以爲鉅人藥石也嘗思法非爲君子設世之君子冒而弗憚將何以禦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審顧憲章不少踰閑者人或嗤以爲拘出矩度以肆放而無所恤者或推以爲才果其然乎若人

知法之可虞則世無招尤速累者矣若舉者勿避於法則世無能保厥躬者矣繫所自處也先賢云上順公法下順人情故稱循吏可不謂之才乎

趙中令舉官詞人有見其故藁但云某當公事如私事愛惜官物如已物誠簡切也世之從仕者多汲汲然營私謀己心惟恐後治公事豈忍思慮主官物弗人顧盼第務因循苟且以度歲時而僥倖襲以成風恬莫怪也能如公所舉則州邑必無稽違帑廩寧有侵蠹矣推士者往往爲過情溢美之談曲相藻飾是非可否未免失真視中令得無愧乎

珍席放談

卷上

七

孫宣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經筵嘗取無逸篇繪圖以進德廟援唐明皇時故事爾夫無逸周公所以戒成王欲知先業之艱難而罔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長久安寧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觀瞻念慮焉寇萊公以將相寫崇歷鎮方面論擯紹者遇有過客造請常以同年小錄與參狀俱呈若其人聯勝而年在已上者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叙拜禮惇舊如此近時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彿者可以厚淳俗而爲佳語矣寇萊公當國契丹入境河朔戒嚴朝論二三未知適從獨公勸上親幸澶淵得

以振士氣章聖商諭孽盡邊事及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準條四事以對曲盡機要其狀右語奏云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以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雖恃甲兵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乃圖深入然亦慮其兇狡須至過有防虞由是宸衷決從其策不惑鑿輿順動敵兵北歸議者以寇公之公烈嘯然第一信不誣矣

寇公性尚華侈夏英公亦然夏嘗語門下客曰某公自奉豪奢而世弗非者至某則云云者多何也客對曰舊傳寇公在鎮暇日與僚屬出郊園坐席上聞賦

珍席放談

卷上

八

鐸聲遣介問之乃一縣令代還行李經由公即召同席從容宴賞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與出都之人禮數已自加損况其他歟宜乎物論之不同矣疎默然久之夫虛心下士弗論高卑疎昵者無賢不肖悉皆推向曲意輕重欲收人情者譽未必至而毀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陳康肅守鄞時猶在場屋多與之遊每題壁則書布衣李迪捧硯其後李相國而陳方建節升沉淹滯蓋叵測也

則吳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李文正一

代之賢人也嘗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高華諸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過矣夫岳與樂比其他嫌名異矣耳聞管弦愉樂之音冑父之嫌名而弗顧人子安乎禮以義起豈必須典制顯禁然後避也緣人情論之未爲過爾

楊文公在翰林母處外被疾請告不待報即去上遣中使賜御封藥洎金帛以賜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對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真在館殿陛下矜容不然覲蹟久矣然近職不當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輕事而聖君優假大臣又善爲之地真幸遇矣

珍席放談

卷上

九

王文正公宇量鴻曠絕倫在相府日未還等間上遣中使錫御酒十器方踰闕內厥兄亟令人詣國封首取二壺其婦云此上賜也俟相公歸視即持去兄怒挈挺擊壺皆碎醞流盈地夫人惡之不令却掃公歸見之問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語國封曰人生光景幾許時其間何用校計餘無他言兄與國封默愧也

張文定守江陵歲大旱田稼將敗民憂艱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紳端笏徹蓋徒步至承天寺弗

舍勺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終甘澤飄零霈然霑足那  
人舞泳遂獲有秋故老尙能傳道其事以相語至誠  
感格如是之駛也王沂公罷政柄以相節守西都屬  
縣兩簿尉同詣府參公見之將命者喝放參訖請升  
階啜茶二人皆新第經生不闕儀遂拜於堂上既去  
左右申舉非儀公卷其狀語之曰人拜有甚惡噫大  
臣包荒固非淺丈夫之可望也呂文靖當國一日歸  
自中書欲發奏牘令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  
顧公默然但命緘扇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  
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  
珍席放談 卷上 十

措若卽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訕笑而牽連抵罪  
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

呂文靖慶歷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詔云古人言罷可  
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髮與夷簡合湯藥表于意也  
昔白傅詠唐太宗剪髮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  
身其渥儼矣君臣之間至恩如此雖殺身詎足以報  
况勸之罔讓但爲謀身之地哉白傳之言不亦過歟  
范文正公賢高一代踐更貴仕至登政府常務調振  
宗族以逮孤遺歲之日家無餘貲寔安有期素相厚  
善者韓富田蔡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常在座

下早被知鑒時位樞席賄贈倍腆於諸公莫然有占  
風槩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踰大用未究所蘊而  
亡時論悵惜後三十餘年子純仁自同知樞密院事  
拜相摺紳多以爲宜非如前輩英聲茂實實在人耳  
目中屬望以相天下者也蓋文正位弗稱才公識未  
契一旦嗣續登庸輿情慰厭爾與魯人欲臧孫達之  
有後幾矣

珍席放談 卷上 十一

珍席放談卷下

宋 高晦 撰 綿州 李調元 補 校

哲宗嗣統宣仁權同聽斷蔡持正以故相典安陸暇日偶作小詩數篇朝散郎吳處厚守漢陽鄰封也平日深嫌蔡秉政時不相推引購得詩本輒以已意曲加注釋以為意在怨訕如其私說飛驛上聞禍起不測遂竄嶺外時上相呂大防等居輔弼之地皆緘然顧忌無所論辯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堯夫奏確理列又與王正仲策前再三為之辯解不克回已行之制而二公亦各罷去天下士論靡不賢其人也噫人臣

珍席放談 卷下

効情與夫媿合者臨事則可見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殿餘杭時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聲樂相娛繼出俳優男女紛揉褒語交至惟而問其男女誰何主人答云兒曹爾公不憚避席即去王荆公具書其事于策真可謂直筆矣

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婿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請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以相娛樂人以是知公待二婿之重輕也二婿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舊相出鎮河陽龍圖韓贊自西京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雖非人都正驛而迂行止一舍爾韓未戒行馳書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通典謁公報拒之意謂侍從被召不當曲程先展私覲慮招物議大臣于事避慎如此飛謗其能及乎

富文忠卜宅洛陽勝偉冠於西都王君貺相繼起第又復過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即上印綬乞骸致政優佚自善家居十其太原公雖嘗暫止其間老猶任事擁節旄殿方面亟旬歸甚切未命而終於鎮名圃廣廈虛設爾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珍席放談 卷下

二

韓忠獻富文忠立朝傑然無出其右真社稷之衛邦家之光也仁宗雖任之政府未幾皆出久流於外四海士民係望以為相者久矣上亦終諒其賢嘉祐間相繼秉鈞軸籌綏列辟林麓潛夫拭目延頸競欲觀聽弛張遲遲未有聞見或切語而私恠踰年行祿享大禮於教文中列廢置者數十事皆與利蠲害之端人同慶幸視其措畫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即變更益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獨使編氓比戶曉然歸思於上又免郡縣數數遵承之煩莫不歎誦其德業不羣也豈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

有能者乎

韓魏公未相時自政府出更歷方面久之建節判相州鄴臺公松楸所在也上謝表云鋪排牛酒燕故老於里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一時之盛事也人子致位若斯來臨鄉社所謂以顯父母者也

韓魏公在相府嘉祐中畿邑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時一朝士還闕見公面自縣雖有蝗全不食稼公識其言之佞也遂問有遺種否佞者不期問此遂對遺種不無公曰但恐來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慚而退

珍席放談 卷下

三

韓魏公秉鈞時王陶游其門公亦素器之累歷從官及為中丞未登二府快快有望於公因摭細故奏疏詆公由此出守轉郡謝上表尤肆狂訐詞皆浮實至舉丁朱崖以况公悖妄弗顧於理甚矣忿欲攻人失其所御一旦至於是由此大失望公後雖復用於朝為計相竟不躋丞弼之列足令蹶人鑑矣

潞公嘉佑中位元台時上偶違池一府同宿於內一夕有人欲禁闔告變公即命奠墨於盎呼其人至前設筵而日驅出斬東華門外翌日都下帖然雖左右亦莫知其上變者誰何也倉卒之間處非常之事如

是足鎮服中外絕人遠甚誠社稷之衛也

程康穆帥高陽北使過部稱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見公拒之報曰疾則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人沮伏莫能為辭深得鎮御之方也

范蜀公皇祐中知諫院陳蔡公為相變安咎咎殺一婢御史奏論排斥不知所謂遂誣公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除讒慝非使為讒果如其言執中可斬不然則言者亦可斬御史怒共劾其阿宰相范弗顧力論其不然熙寧初歐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誣其私子婦吳氏惟冲卿以已女嘗辨於文疏餘無一

珍席放談 卷下

四

言為明其罔礙景仁之心豈持私於相國蓋欲為朝廷別枉直惜事體爾何其似之者鮮焉

蘇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為切至後以祠會棄蹟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惋然而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時不自貴重顧惜者也

侍郎郎廉叔清風峻節聞於一代管師朱頤沈天錫既顯皆均俸及之每置書不稱官上云門生二人既沒又賜其子為婚嫁告老還鄉未有居第漸治園廬號武林居士其賢高矣

宋呂公再入政府景文時以端明殿學士守成都數



繫金方聞笏頭帶言者上聞朝論欲究然否公白上云臣久備位二府累蒙賜帶曾寄遺那兄弟之心說其早被進用不期遂佩服爾事卽中寢可謂善爲辭也

宋莒公晚年景文奄謝諸姪成服公惡其縵縷太靡命易去有一門客自言素辱恩遇願請以衣當日都下人多傳笑近時有相國誕辰至賓次薦紳跪籠放生祝壽之人相埒矣噫士遂深利喪失廉恥莫知自賤者何獨斯焉古傳爲要人或特溺器或驗便液蓋不誣矣

珍席放談 卷下

五

夏文莊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論寡與慶歷中自前執政拜樞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卽罷時石守道進德頌其斥云皇帝命得象殊爲丞相竦樞密使次云用御史諫官十一疏追竦白麻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無不喜躍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公快快銜之深歲設水陸齋常旁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 介人以謂益彰石之讜言勁節而重白暴其醜也豈非忿懣內懷勿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納節以少師致仕特給節度使俸

之半曹俯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

曾子宣呂吉甫同爲內相與客啜茶注湯者頗數客云爾爲翰林司何故不解點茶吉甫卽云翰林司若盡會點茶則翰林學士須盡工文章也意識子宣緣此遂相失矣與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驅輓事頗不遠焉哲守紹隆不構拓大提封劉舜卿帥熙河出兵塞外破戎壘擒因領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反善遇之識者以謂若因其慢卽時出於不測斬首以徇楊威示武則類必沮勢喪氣乘機足以掃蕩也

珍席放談 卷下

六

此正閭外之事專之可也雖罪擅誅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偉然之事區區畏首畏尾圖全之策執倖以煩朝廷謬矣人君何賴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貴已忽人其源久矣無深惟自視有餘裕者不然如韓退之未嘗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嘗弗稱太白豈區區務取勝也

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皆臻 絕是時紙筆之類亦極精緻世傳尤好玉屑牋於蜀主求牋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於用卽其地製作今本土所出麻紙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絕也

王元之詞學器識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徇始以知制誥坐事貶商州團練副使還朝上曰王文章俊穎人罕偕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論議也嘗爲三黜賦云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繞樹六百里之窮山唯毒蛇與贛虎歷二稔而生還幸臬族而無苦再謫滁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視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穹安仰移郡印於淮海信靡盬而執掌旋號赴於國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四人於掖垣向龍脈之便蕃今夫

珍席放談 卷下

七

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並羊鬪藩老鶴乘軒不我知考倘謂乎郎官貴而郡守尊也於戲令尹無愠吾之所帥下惠不恥吾其庶幾下和之別吾乃完幾曹沫之敗吾非與尸緘金人之口復白圭之詩細不省兮過可補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畫接兮苟無所冀徒錫馬而胡爲効仲尼之曰省兮苟無所爲雖歎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公之志斯可識矣然而而之爲行而海而弗可恃臯陶所謂直而溫叔向以直及

難是已

元之表啟精緻如諸縣豐登全無公事一家飽暖盡荷君恩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父之歎人多傳誦知制誥被謫未幾復職謝贖階前藥樹重吟謝客之詩觀裏桃花免動劉郎之歎比句尤微婉也出宣簡公天資寬明忠厚海 帥平涼日置酒與僚屬相集路分都監雍元規者酌飲踰常言色失度曳裾離席而遊詰且方悟愧畏不勝即馳詣公深自咎謝公溫然軟語以存慰之既去尚慮其內弗安也後數日論副帥范恪宴兵官于西池席

珍席放談 卷下

八

半贈以詩曰醒時莫憶醉時事今日休言昨日非池上風光宜共醺勸君不要半酣歸元規幾于感泣方寧處矣論者莫不歎公之德量足以容物大過人也宣簡嘗遊箕山望潁水有詩云先生嘗比傲明時綠岫清波萬古奇應有好名心未與灘頭洗耳欲人知帝以天下讓若自得而無待於外則避避而已烏用洗耳哉洗耳乃欲暴揚其高風於四方萬世也公能操其情矣宣簡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建康伶人國除時十餘歲逮茲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猶能飲

巨觥陳叙平昔歷歷可聽辭容不甚追愴若無情人  
又云後主喜音藝選教坊之尤者號別勅都知日夕  
侍宴自稱父喜琵琶名冠別選王帥圍城未陷問後  
主猶未輟樂但云甚迷公有詩卒章曰曲終甚喜詢  
前事自言本是都知子當時此地最繁華酒酣不覺  
恣矜誇若使斯人解感傷豈能終老愛琵琶誠如所  
謂矣以其無情所以道往事奏行曲而不悲淪落泥  
塗而長年也古詩云寡欲罕所闕味薄真自幸又曰  
多情真薄命容易卽回腸噫於物味濃而情勿遷者  
未嘗不爲身之累焉亦賤分致然已莫能而取舍爾

珍席放談

卷下

九

若李琵琶在人間幸未必不多而命未必不厚也

楊文公入省校試天下士旣出真廟問云聞卿都堂  
簾中哄笑何故對曰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  
以有疑時不要使因此同僚皆以爲笑上爲之動容  
范蜀公嘗書于簡在南唐時已著斯事矣侍郎楊凝  
乃國相湯悅之妹婿問悅曰堯舜不知幾件事荅云  
如此疑事不要使噫荒唐之流多矣何獨子耶

富文忠當軸殿帥闕進擬除授上謂公曰張茂實久  
次何不與選對曰茂實雖可任曾同臣北使恐致物  
議故不敢引用上曰朝廷公舉何恤人言遂被擢御

史中丞韓絳不知所以奏論其事果如文忠之說彈  
其非公丞相卽日家居拜章引咎云觀絳所言皆中  
臣病無路可逃於斧鉞胡顏再覲於宸旒蓋上自知  
本末不假剖析爾絳由是請去猶堅乞出又歐陽永  
叔時爲內制批荅云事緣曖昧語淺中傷遠罷憲司  
以釋郡惑雖朕之不明不敏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  
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喻亦勤其  
體予于懷復安厥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無貳  
也君臣相與至矣然而非歐之筆亦莫能發揮人主  
之誠意如此之著切而使大臣釋然感通也

珍席放談

卷下

十

韓富二公功與夫當世人望不啻古之王佐也天下  
無賢不肖稱韓富二公亦素相厚韓嘗寄詩文忠云  
二州連結子孫契十載同馳忠義名治平間韓位元  
台富爲樞相舉錯之間事有矛盾由是失歡而弗顧  
相繼而去位音問慶弔亦皆闕畧所謂勢疑則倩生  
力侔則亂起豈虛言乎名賢尙爾况庸人哉

馮當時爲舉子時卷中詠溫泉云他如冰雪爾如湯  
他學安流爾沸揚人事如今貴和合莫將寒暑苦參

商平生多可少怪于物無忤志見于此篇矣

文潞公守成都獻燈籠錦於温成宮中都下傳其新

異代還輔政繼而宰國唐子方爲言官舉貢錦事廷  
斤其奸詞甚鯁忤天子震怒而不備左右之人靡不  
爲之惴惴坐是竄逐嶺外李師中有詩送行云真誠  
自許時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  
名千載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  
天意若思安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人有易未字作  
尙者蓋有所謂爾當時義夫志士非獨欽唐之孤節  
勁氣而亦重李之銳然樂善成美矣日後子方聲聞  
寢揚祿位益顯爲御史中丞俛默以養譽望而無所  
建明不若前時之國爾忘家也李遂貽書誚其故索

珍席放談

卷下

上

取昔年所送之詩可謂直諫之友焉噫士之徵時以  
忠義自處奮振身名一旦踐更要地冒榮固寵爲私  
已之謀勿變其操者尠可責止於唐歟王荆公登庸  
謝表云念善俗之方姑務徐徐而改革思愛日之義  
又將汲汲以施爲公之志於是可見矣世之言者謂  
公得君專天下之政施張庶務峻切而弗以漸致異  
論遽起果知公乎

荆公在政府鼎新百度眞大有爲也有小詩云金明  
池道柳參天投老歸來聽管絃飽食大官猶昔日夕  
陽流水思茫然此乃失意無聊者語也公方君臣相

遇謀合計從不應有此句識者頗惟之也其後去國  
久居閑地遂如所詠爾荆公深知呂吉甫力薦於上  
遽位要津不數年向在政府勢焰相軋遂致嫌隙呂  
並不安謂人曰惠卿讀儒書只知仲尼之可尊看外  
典只知佛之可貴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師不意爲  
人讒失平日之歡且容惠卿善去人有達其言於公  
者公聞之語其子元澤曰呂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  
子答云公雖不忍人將忍公矣公默然夫父子天資  
厚薄相濼宜其道之至妙莫能相傳授也

珍席放談

卷下

上

溥李昇蜀王建孟知祥南漢劉陟閩中王延鈞河東  
劉崇耳宋元憲歐文忠皆言得錢鏐時封落星石爲  
寶應山制稱寶正六年疑錢氏亦嘗改元稱帝而後  
諱之也歐公又云閱吳越與諸國往來書多皆無稱  
帝事切意當時稱帝改元獨施於境內不見於四方  
焉不然則安得全無旁見之迹也

太原劉氏舊城雖已殘廢而餘址巋然形勢山聳當  
時匝合及四十里氣槩雄壯可想也周世宗征之不  
克祖宗相繼親御六師方繫頑童以區區一隅之力  
抗中原全盛之鋒非恃全湯雄壯安能遷延歲月耶

四陲要地今雖壘壘整固或寢增大能與彼相類則非惟足以待寇之來寇亦自替戢矣

章聖卜地建玉清昭應宮望氣者密以語人其地當出二天子人未然之不久宮災鞠爲殘墟卽其廢址作陸親宅以居宗室永厚永裕二帝降生邸中相繼潛躍以福蒼生術士徃日所占果不妄矣

文靖長於知人世能道其事者王仲儀故相子待制年未四十一日謁公簪紳騎從華奕公二子親之相與羨慕公知而語曰汝輩何愛王某對云以其少年榮達耳又告之曰爾曹皆當遠過斯人二子者晦叔

珍席放談卷下

七

寶印一宰相一樞密使鑿裁之精如此

丁筭公竄朱崖到海上遇異人頗道平生休咎有驗又云公但無慮非久當復北歸以壽終公叩其由答曰公食料中尙有羊數口食之未既爾後果來旋以正卿分司然後逝人之飲醪可肆心而越分乎

王遠爲湖南轉運使永州何僊姑者曾遇異人得道術迹甚奇惟士大夫多訪其居王行部至永要詣舟小留宿數夕魏璿帥長沙與之不協遂問諸朝云遠而無夫婦人宿于船由是罷魏所言雖險妄而遠爲外官與措殊弗遠嫌取人指日亦未得無罪焉古人

於寤婦之子非見焉不與之友可弗念哉  
賈文元未及誕彌之月母夢人遺之一冠旣寤猶記其形制繪以示人乃貂蟬冠也後公位躋侍中告薨王荆公作挽詞云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侍紫陽宮述其事也

張邵公在相位喪閨女几上書薄福字趙悅道止一子守成都日化去得計寫寃家字于書背制服哀慟已而無復悲思茲亦近時宋工中之達者也

王元之淳化中在禁從八月晦日夢賦詩上前旣悟惟記一句云九日山中見菊花莫喻其然也翌日授

珍席放談卷下

八

商州團練副使孟冬初抵官所菊紛盈於目神先告乎竟淹徊於翰林坎圻於外弗踰大用而亡亦詩識爾豈偶然哉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時生忠獻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時生昔有善術者云富命可及九分韓不及一二分功名祿位弗相上下論者莫以爲然厥後忠獻薨時年六十文忠還政優游自適十年方捐館壽八十始信術之精微也

珍席放談卷下畢

錢氏私誌

宋 錢世昭 撰

神廟熙甯閒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尙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關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翊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尙奉

學海類編

天

錢氏私誌

一

行誥

詔選勳賢之後尙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啓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伺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于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尙慶壽公主曹詩尙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襲

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

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拊

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箇享福節度使左右

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漸遠

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

飲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

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

正刺史卻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逾年賢穆下降

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

學海類編

天

錢氏私誌

二

行誥

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畫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賀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

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主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

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

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

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

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雷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歎豔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作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作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牀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蓐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

學海類編

錢氏私誌

三

行誥

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箇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壽享正七十有九

賢穆有刺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鞞勒瑪瑙鞭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聞國初貴主乘馬元祐後不鑄

印無乘馬儀物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後園客集而

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徧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箏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

學海類編

錢氏私誌

四

行誥

孫母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七歲正是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畱取待春深十四五開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

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  
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  
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  
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受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  
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  
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喚仰聖學高  
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下三鼓上悅  
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  
侍舉牙牀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

學海類編

卷八

錢氏私誌

五

行詣

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  
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  
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  
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幙頭簪不盡者置公  
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沈上  
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日問學士夜來醉  
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幙頭  
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  
請客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  
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  
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  
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  
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  
長沙死于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  
履盡散獨呂滄至長沙呂乘閒問蔡云公高明遠識  
洞鑑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于斯乎答云非不知也  
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學海類編

卷八

錢氏私誌

六

行詣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帥蔡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  
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  
人閒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  
是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  
率眾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  
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云徐幾箇怕壞了活人我幾  
箇幾時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緝圖方廣二